

民國十三年

遼瀋書社

五月一日星期四

夏曆甲子三月廿八日

孟子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為君子三樂之一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中庸云相在尔室而不

愧於屋漏日有是此意君子惟內不慙於衣影上不愧於屋

漏始能為之落一獨往獨來孟樂莫樂於此矣余居貧守

約友朋憫其窘或以錢物濟之吾義應受者乃覺不安或

靜晤室日記

全賴內上

諸君以為長年則受之以而無愧也惟乎則受之以不慙於余



影不愧於屋漏乎則受之夫事既出於非義則何能心安

遼陽金毓黻著
《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

靜晤室日記

第二冊
卷十八—卷三五

遼瀋書社

《金毓黻文集》

編輯整理委員會

金毓黻學術研究

基金管理委員會

顧問：金景芳 鄒有恒

葉幼泉

主任：金長振 李玉蘭

副主任：徐毅鵬

主編：佟冬

委員：（按姓氏筆劃爲序）

副主編：劉英傑 孫玉良

呂彬 李玉蘭

趙鳴岐 宋焮

李治[！] 宋焮

編委：叢佩遠 崔國璽

金家玲 周光培

范壽琨 佟錚

袁閭琨 孫玉良

陶統秀 孟東暉

徐毅鵬 鄒明珠

張復 張有義

趙鳴岐 劉英傑

靜晤室日記卷第十八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

十月

二十三日 星期一 舊九月初四日 暖煥

接楊庵函，言魏鏡如辭濱江交易所差，欲繼其遺席，託向李愈三紹介。至西寧而止。是日二時晚四時，吉長儲蓄會約飲於長春飯店，同座七人。

劉馨秋自吉林來，約至燕春園觀劇，不俟演畢，偕遊曲中。至聚順班，余招蓮紅、馨秋招媛媛，蓬閣亦同往。又至玉福班，蓬翁招月影，此老曾贈以「月姊清歌唐殿曲，影娥朗映漢宮妝」聯語者也。余至長春，雖數涉花叢，皆作陪臺，至自作主人，則自今日始也。

二十四日 星期二 初五日 陰

馨秋返吉林，詣車站送之。

致季弟奉天函，託王拱臣轉交。

石劍晦二次來長，過署相訪。

民國十一年十月

七〇六

爲季弟事託鍾公與金伯衡處長去函，劍晦所囑也。

頃有郭秉文者呈請內務部擬修建全國汽車道路，其草圖以甘肅省蘭州爲中心點，修築經路四綫，緯路五綫。經路第一綫，自南而北，經滇、川、甘、蒙各省區，建築五丈以上寬，以上之石子道路，長約五千五百三十華里，每小時車行六十華里（二十英里），四日以內，即可由滇達蒙。第二經綫，自東而西，經魯、直、豫、晉、陝、甘、青海、新疆各省區，長約六千九百五十里，五日即可由魯達新。第三經綫，自東南隅，經粵、贛、湘、鄂、川、陝、甘、新各省區，而達西北隅，長約七千七百九十里，五日以內，即可由汕頭而至伊犁。第四經綫，自東北隅，經黑、奉、直、晉、陝、甘、青海、西藏各省區，而達西南隅，亦於五日以內，即可由愛琿至亞東。以上爲四大經綫，而蘭州實爲四經綫之中心交點。再由距離交點不遠之西寧起點，經武威、寧夏、平涼、天水各縣，環繞交點一周，仍至西寧而止，長約二千七百五十里，爲第一緯綫。又漸遠爲第二、第三、第四緯綫，至第五緯綫則繞我國界之一周，路線極長。擬修此最簡便適用之石子路，平均每英里約需銀三千兩，共計四經五緯路綫，約十萬六千九百五十華里，需銀一億零六百九十五萬兩，此真空前之大計劃也。雖需款至鉅，不易見諸事實，然苟依其計劃而行，則全國之內，任所向往，如履康莊，計日可達，堪與歐美列強之路政並驅爭先矣。

夜間，大雷雨，時許止。

二十五日 星期三 初六日 陰

得張育東函，告鍾處長份子攤吉大洋十元。得張瑞光長麟函，爲其弟竹銘運靈事致謝。得鄭宏

毅函，前薦永蔭兄充巡差，已允可矣。復張瑞光函，交曾廣富帶去。

節欲最難，故古人曰寡欲、曰窒欲，而不曰去欲，誠以欲者隨有生以俱來。孟子曰：「食色，性也。」食、色皆欲之一端。節之者，於事前知其有害，於身後悔不宜爲，惟當其時，則逞一時之快，忘來日之害，遂終不免事後之悔矣，此節欲所以難也。寡欲而不能，則惟窒之，窒者用力以克治之也。惟其窒之，所以當機立斷，不爭此著，事前之知，等於不知，事後之悔，無救於害，此君子所以致謹乎是也。然矯枉過正者，必曰去欲，夫去欲豈人所能堪者，亦惟相率而入於異端而已矣。

二十六日 星期四 初七日 陰

雪竟日不止，天寒可擁爐矣。

復許泮香函，告以購械事無從着手。復張育東函，爲竹銘遺族募款事。

報載一飯館聯云：「頂不怕大肚羅漢，最喜歡淨盤將軍。」此堪發一噱者也。

《晨報》載楊鴻烈君一文，題曰《文心雕龍的研究》，其議論有特識。如謂劉彥和主張，自然的文學有革新文學之思想，即其一端。昔黃季剛師嘗舉「自然」二字爲彥和論文之宗旨，反復引申，舉證甚多。楊氏此論即同乎黃氏，而又稍具條理者也。又謂：「凡一種制度，學術風氣當其極盛時代即流露出他的缺點，那時便暗伏極少極微之反抗分子爲異日代興之接替分子，有此一往一復之現象，學術思想方有進步」云云。此亦至當不易之論也。

二十七日 星期五 初八日

早間，約同人公請袁曉泉、曾式之、高謹言於益豐樓。

擬挽姚畏塵少將聯云：「讀孫武子書，已及廿年，入而操戎策府，出而建節蒙疆，久矣夫盛烈昭光，歷數遼左人才，如君有幾；君爲日本士官校畢業，充陸軍部科長，又任邊防軍團長，繼王造周後，又弱一個，彼則馬革裹屍，此則狐邱正首，那堪見秋風搖落，憑弔榆關往蹟，使我增歎。」吾鄉王造周與文團長戰歿於榆關之役，君亦以病歿於榆關旅次，先後不過四閱月耳。

得季弟奉天旅次函。又得宋叔生函。復孔惕庵函。致李愈三函。致戴鎮庭函。

閱《潛研堂文集》，嘗擬將前人論文之作，擇其精要者，錄其本書之眉，或簽附其末，以便芻閱，此誠賢於無用心矣，願以生事卒卒，不克如願，爲之奈何！

余意誠能安心讀書矣、著書矣，即爲人生第一樂事，其他皆身外事也，乃介乎可爲不可爲之間。故力學之君子，殊不計較乎此，此余之懷抱也。

錢辛楣《名箴》云：「下士逐逐，惟位之榮，上士汲汲，惟名之矜。臧穀亡羊，其失則均。汝不茲悟，而昧沒以終身。與今人爭名，命之曰躁，人其嫉之；與古人爭名，命之曰妄，天其忌之。戒之哉！」又《棋盤銘》云：「國於蝸角關左右，徑於羊腸爭先後，一彈指頃局已終，彼勝此負夫何有。袖手，莫下手，謂之高手。」又《鏡銘》云：「人苦不自知，嫖母自以爲西施，賢哉鏡機子，直諒世無比。爾妍爾媿，明以示爾。問焉弗隱，舍焉弗愠。吾將就而正之，庶幾有徵而信也。」三銘皆詞妙意深，

可移書於座右者。

二十八日 星期六 初九日

重陽節。擬約友人踵登高故事，以天寒未果於行。

石劍晦自里門歸來，偕澹溪、蓬閣邀飲於益豐樓，譚紹張作陪。飯後，至衛生泉澡身。夜間，往拜徐聘珊，略談即歸。王義忱經理約作夜飲，以有事不俟舉盞而歸。

閱《潛研堂集》。其《原孝》、《正俗》、《辨名》、《鏡喻》、《奕喻》、《兩馬》、或以至淺之筆，達極深之理，或以至微之事，明極曲之情，皆無意求工而文無不工者也。此之謂真學問，此之謂大手筆。

終日困於酬酢，而自以爲榮，此器小易盈之徵，而不免小人之歸者也。昧者視此，重於衣食，斷斷然計較錙銖，否則憤然怒於色矣，拂然慊於心矣。此而謂之君子，其誰信之！

喜作豪語者，其人必無實際，喜談人短者，其人必不自知，喜銜己長者，其人必一無足取，故古之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惟訥於言，故鮮愆尤；惟敏於行，故多成功，此觀人之法，亦處世之方也。

二十九日 星期日 初十日 晴暖

上午九時，偕澹溪赴吉林，乘吉長路一等車。同車有蔡品珊廳長，鐵路局賈鏡芙課長。十二時抵吉站，交涉署同人曲、張諸君來迎。舊地重臨，誠一樂事也。下車後，遇財政廳趙仲雲、詹幼文、馮善元諸人，邀至德馨齋便酌，品珊廳長囑代邀者也。至德馨齋後，遇高雲橋，堅欲作主人，却之不可，遂強入席焉。飯後，至交涉署小坐。晚四時許，偕子立、育東、志青、黎雍乘小舟渡江至農場花園散

步，不至斯地者，已三月有半矣！園卉已凋，樹葉盡脫，僅於窖中藝菊數盆，亦乏佳種。入小亭稍憩而返。

詣商務印書館購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各一部，用現洋四元。又訂《東方雜誌》半年十二冊，定洋一元餘。

子立、育東、志青、黎雍詣商埠可居小酌，佩章續至，飲談頗能盡歡。飯後，遊曲中。詣財政廳拜品珊廳長、詹、趙、高三科長、馮秘書，均不值，投刺而歸。夜宿交涉署。

三十日 星期一 十一日

晨七時，詣車站，子立、育東、景韓、黎雍來送。七時半開車，十一時抵長站，回署。

季弟及劉騷言皆於昨晚過長赴哈，到署相訪，不值。騷言半年不見矣，當面錯過，悵望久之。閱《後漢紀》。

三十一日 星期二 十二日 天寒，北風，微陰

得吳仲賢、王鐵珊函各一件，由張君策軒携來。

晚四時，李潤田招飲益豐樓。拜啓采儒。

勞穰終日，直爲人作嫁耳，豈有一刻一分作吾分內事者。如此度日，直等空閒，可嘆也！

凡事之不干己者，爲人謀之而不免於干求之嫌，皆宜峻却之而不爲也。雖出於至友所請，亦宜不顧，否則不能遠嫌潔身矣。

十一月

一日 星期三 九月十三日 微寒

長農德嶺儲蓄會於四日撰聯祝之云：「酌盈劑虛利周四邑；履端集祜序屬三秋。」又爲人代撰一聯，不存稿。

入夜，偕蓬閣詣衛生泉澡身。

得次璠兄函，託製羊裘一襲。

二日 星期四 十四日

蓬翁從弟榮辰字慶之者來拜。馬翔九超凡來。鄭宏毅來。夜間，詣燕春茶園觀電影，澹溪所約也，十一時歸。葛紫楓來。

三日 星期五 十五日

得時龍田函，言已就陸軍第三旅軍需差。

晚五時，假座賓宴樓，約李潤田、鄭宏毅、李雨辰、戴鎮庭、譚紹張、祁雨珊便酌，宏毅以事不至，用洋十三元餘，此次與澹溪合約者也。

終日勞勞，爲人作嫁，欲求片晷休暇而不可得，此真作繭自縛，無以自解者也。

致詹佑文、馮善元、趙仲澐、高雲橋函，謝前日在吉招飲。致曲子立、張育東、張志青函，亦謝招

飲。范禹言借去現洋十元。

作家書。復穆聖瞻函，並附示佑兒書。

四日 星期六 十六日

代道尹撰送長農德嶺儲蓄會聯云：「儲財有若江朝漢，擇地何殊屋建瓴。」晚五時，田新吾邀飲於賓宴樓，同座七人。

復朱蘭亭函一件，阻其北來。

人生不可無室家之樂，故西國人外出，必以家自隨，然此在女子有職業之國家，則固有利而無弊矣。而中國則不然，携眷外出，適以導侈，適以長惰，而幼兒無知，耳濡目染，習爲固然，遂成天性，此則害中於後世，未可視爲細事也。而吾國人方沾沾以此爲榮。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有識之士，所宜戒也。

五日 星期日 十七日

晨十時，同人董任生邀飲於南味齋。十一時，譚紹張邀飲於長春飯店，同座十餘人。飯後，至永衡通達視王穎生。穎生，敬生之弟也。

自奉天購到王瑤峰書題千山龍泉寺諸景詩、照片十三幀，繆公恩題詩十二幀，擬加裝裱以贈他人。

致高石垣函，爲王嵩年說項。

閱《東方雜誌》十七號，周作人君改造國語意見，持論明通，爲有數之名作。其謂「國語建設之後，一須採納古語，二須採納方言，三須採納新名詞。」皆有極精確之理論、極合宜之主張。又謂：「編纂國語字典，宜以辭爲單位。又，字典須包含兩部：甲以漢字分部，由文字以求音訓；乙以注音字母，由聲音以求字訓。」又謂：「國語用詞務須豐富，足供文藝之運用，故關於藝術學問上之名詞，可以盡量採納，以供自由選用。」又謂：「選詞不妨豐富，而語法必須嚴密。」此皆深造自得之言，非徒襲皮毛者所能夢見。

六日 星期一 十八日 微陰

張小齋來，名書翰，伊通人，將赴扶餘稅局差。

晚，邀紫楓飲於南味齋，有澹溪在座。

代挽直隸祝特派交涉員之父聯云：「事親人稱其孝，居鄉人飲其和。品端學粹，百世之師，曠代重逢郭有道；伯子通惠工商，季子折衝樽俎。玉友金昆，一門競爽，垂訓何殊陳仲弓。」

七日 星期二 十九日 陰雪，北風寒冽

代譚紹張撰賀吉長儲蓄會聯云：「建基祝共江山久；啓戶欣隨節候新。」又代撰數聯，以語不工，不錄。

終日忙碌，皆爲人作嫁耳，無一事有裨於身心者，日月居諸，付諸等閒，可喟也夫！
閱《管子·明法篇》云：「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

群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群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國」。此節持論最晰，所謂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也。夫躬親細務，足徵勇於任事，詎可厚非。然人之精力有限，事事悉待自理，勞亦大焉。昔諸葛以王佐之才，尚以理繁致疾，況其下乎！是故居大位當大任者，惟勞於求賢，而已得賢人而任之，則彼所治之事即吾之事也，彼之爲我治事即如吾之自治其事也。況人之賢否不可知，我所謂賢者，其人未必賢也，聽其言不若觀其行，敷納以言又須明試以功。居人上者，必能不親細務，始能分其餘力以考校屬吏之賢否。故逸於任人之際，正勞於考課之會也。管子曰：「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所謂督者，即考課也，所謂分職，即逸於任人也。能知此理，始可以臨上治民，而無躬親細務之失矣。

朱蘭亭自里門來，爲代僱一女僕。

夜來雪大，積五寸矣。

八日 星期三 二十日 陰，立冬，北風寒甚

致高霽雲函。致陳郭光函，薦朱蘭亭充巡差。致孔惕庵函。得李愈三函、高石垣函。

午間，至吉長儲蓄會，賀其開幕。

閱《努力周報》胡適《記李觀學說》。觀字泰伯，北宋人，與王安石同時。作爲《潛書》、《禮論》、《周禮》、《致太平論》、《富國強兵安民策》等書，主張功利之學，爲王荊公變法之先河。胡適之稱爲北宋一大思想家者也。其立論之最精者曰：「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爲不可言？」「欲可言乎？」

曰「欲者人之情，曷爲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也；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烹儒以此。」又，《論王霸》云：「皇帝王霸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人固有父爲士，而子爲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又曰：「所謂王道，安天下是也，所謂霸道，尊京師是也，非粹與駁之謂也。」李氏論利欲、言王霸，皆能鞭闢入裏，得其真諦，一洗道學家平頭正面大無無當之腐氣。爲此論者，求之今世尚易，求之宋代則難，故胡氏特表而出之。

遼陽地方士紳來函，催募修魁星樓款已兩次矣，宜速復之。

九日 星期四 二十一日 陰寒，風雪微作

孔惕庵自濱江來，王叔吉自奉天來，晚四時邀飲於南味齋，李潤如、黎化南作陪，用現洋四元。惕庵於今晚歸奉天。

吉長儲蓄會邀飲於益豐樓，辭不往。

得孟昭滙函。得田可叔復函。

欲爲張竹銘作一小傳，詞句生澀，不成文理。久不作記事文，下筆處如有砂石礙其毫端，而猶自命吾善爲文，不亦慎乎！

閱《後漢紀》第一冊竟，接閱第二冊。疑《後漢紀》出於後人僞託，非袁宏原本。何以知其然也？

范氏《後漢書》成於袁紀之後，而袁書取材多與范書合，雖范書亦彙集十三家《後漢書》而成，然詞句間必多有異同，今考之袁書與范書違異者絕少，此可疑之一端也；《前漢紀》爲剪裁班書而作，直可曰班書之簡本，而袁書之序謂掇會諸家《後漢書》及雜傳記而成，比荀書所採取者多，剪裁頗難，夫豈無異，無之，故旁見側出。而袁書不然，此可疑者又一也。總之，古書難讀，不自今日起，非好學深思，則不通其郵，此孟子所以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

十日 星期五 二十二日 午前晴和，午後北風寒冽

得石劍晦濱江函，言季弟已被委爲教練所長，忽萌去志，阻之無效，囑速電勸云云。此誠莫解是何用意，急去函，告以勿執成見，並另寄函規之。得長晟姪肇東函，爲謀差使。得佑兒函。

往昔見王公維宙門前楹帖有「和氣姻媼，滋潤品物；天資醇嘏，掀斂吉祥」、「蒞政清平，詩云豈弟，受性淵懿，事得禮儀」兩聯，不知所出，今閱胡君復《集聯彙選》畢載之，蓋莫友芝集漢碑句也。

劉馨秋至自奉天，過訪，留晚餐而去。

十一日 星期六 二十三日 晴暖，積雪盡融

偕馨秋回拜南滿鐵道地方事務所外事科長影山虎四郎，因其兩次過訪也。

詣車站送馨秋返吉林。

晚，黎化南邀飲於南味齋，遇梁馨甫新自吉林來。戴鎮廷約飲於大世界，同座八九人。

詣軍署拜王秘書長維宙。王公言修志最難，而吾奉無一能修志之人，而奉省當局汲汲開局，重修

《奉天通志》。修志固急務也，然非具有才、學、識之三長者，莫能修志。草率從事，鹵莽滅裂，適以貽笑通人，取譏君子，故他事可勉爲其難，而修志不可勉強也。持論雖嚴而實當，惜並世人知此者希耳。

閱《後漢紀》。

十二日 星期日 二十四日 陰

得張瑞軒喜帖，於舊十月十三日爲姪完娶。

至日附屬地俱樂部擊球一局，王荆山所約也。

晚四時，高興炎邀飲於賓宴樓，同座七八人。

以被一幅、洋十元託高興炎帶往奉天，交長佑。在日站購照片夾一帙，用金票一元四角。

十三日 星期一 二十五日

得葛紫楓函。

晚四時，電燈廠宴請工程司美人泊巴，邀余作陪。

爲張竹銘作募捐疏，用駢儷體，未脫稿。

讀汪容甫《述學》。又閱錢牧齋《有學集》。

十四日 星期二 二十六日

魏景憲自扶餘來，饋麵二袋。

晚四時，徐聘珊邀飲於大世界飯館，同座十餘人。

六時，詣車站迎高靜瀾，又遇張育東自奉天歸來。靜瀾今晚返奉天，僅在旅邸小談，因與育東相將回署。

十五日 星期三 二十七日

得石劍晦函，言舍弟已就差矣，並借《外交史》。

晚四時，永衡官銀號招飲大世界。晨九時，招育東飲於南味齋，約澹溪、蓬翁作陪。晚六時，詣車站送育東行，遇梁聲甫，亦返吉林。在日站大和軒擊球三局，均負。

郭文忠還大洋十五元。

十六日 星期四 二十八日

爲張君竹銘募捐疏云：「在昔宣尼篤故，過舊館而脫驂；許公卹交，捐麥舟以助葬。事詳往史，令人無限低回；我羨曩賢，聞風輒爲興起。況乎賡笙磬之同音，如韋絃之相佩，千里結言，無慚信友，一朝永訣，敢忘神交。若我同人，聞張君竹銘之卒，疇不爲之潛然涕出，黯然神傷乎！尋竹銘之爲人，瑚璉校器，圭璧束身，頭角嶄然，方欣幼慧而早達，材智卓爾，不愧少年之老成。跡其追隨盛府，職司委吏，盡瘁三四年中，遠游數千里外，朝則伏案治事，夜則鍵戶誦書；不懈益勤，每向他山借錯，相觀而善，足作我輩周行。若而人者，宜乎不逢不若，永其年矣，爾乃斯人斯疾，無如命何；此豈非人壽有定而天道難知者哉！同人等猥與竹銘，周旋日久，雖形跡之胥泯，實身世之莫詳，迨及撒手九宇，妥魄重泉，爲細叩其家人，乃稍知其梗概焉。蓋竹銘者，世秉舊德，生際衰辰。長卿食